

裏 醉



醉裏

羅黑芷著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5



卷端綴言

醉裏原是模模糊糊的。黃仲則詩句：『醉裏聽歌夢裏愁』，這風韻很長，初不必這書中的醉裏一篇強拖來做一個代表。不限定能飲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十五年十一月黑芷志於長沙。

目次

胡
胖
子
請

客

出
家

醫
生

二
男

圓
臉

醉
裏

靈
感

目
次

.....						
一	一	二	四	六	七	八
七	七	九	五	三	三	三

客請子胖胡

胡胖子請客

這是胡胖請客的事，事情却已經過去許久了。但是現在他想起那一種景象還有點戀戀不捨。

胡胖從前的人生觀是很小心的。一個月十個銀元的收入，一個喜歡在枕頭邊施教訓的妻子，兩個頑皮得要鞭笞纔能制伏的男孩子，和一碗酸青菜兩碗水豆腐做早餐的下飯，便是製造這種小心的人生觀的材料。但是境遇和他相同而人生觀恰在正反面的，人也頗不少，這便是他的高明處。

近兩年來他却不同了。他每逢走過洋貨店就要進去看有什麼可買的東西沒有；看

見了熟食店就要和那店主人講一回小小的生意，結果，一個裹着燒豬肉的枯荷葉包便掛在他的左手食指上搖擺着而出店來了，又每逢他走過熱鬧的市場聽見街旁高樓上的胡琴聲和女人的歌聲，雖然不好意思混在那排立街邊石階上仰着頭去望那樓上的幸福的一羣閑棍中間去偷瞧，他的一顆歷來很謹慎的心總不免要動一下；他有喝三斤西汾酒的本領，每從朋友或親戚的家裏歸來，他那灰色的肥臉上常浮出一種從心底鑽出來的迷迷的笑容，這笑容裏就有胡琴聲和女人歌聲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就很足以使他完全忘記八九年前的生活的苦味。

他現在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生活了；雖然孩子數目由二增加到六，雖然近來每月的收入由十元變成了四十元，他總感覺得這人世間確有多量的幸福在內，他說：『清蒸一隻大的肥鴨子加上些蘑菇和清筍，還要一瓶上等的酒，也還快樂，也還快樂。』但是有時他又深深地嘆息道：

『金錢確是好東西呵！我就是對於這個東西要緊得很！我要得幸福麼？幸福就是他！』所以他穿着精緻的衣服，喝着上等的酒，吃着肥膩的食物的時候，那細細的眼睛裏，眸神一閃總要聯想到金錢上去，這不免要使他有一二分鐘的不怡然；但是他也常常感覺一種不滿足，以爲人世間多量的幸福他只嘗得一滴呵！於是發生他請客的事。

他從前的請客，常用一封口氣非常平常的信，說『……明日午後乞撥冗到舍下一談……』或是當面向着那個人說『先生，明日午間得閑麼？……沒有什麼……不過是便飯……』跟着便是咳咳的笑聲了，但是一餐便飯也得要和他的妻子費一番轉折，不然，便飯是不容易吃的。

然而近年來他之對於這一件事却又不同了，他知道這方城十里內的士紳們愛一種費去了人類幾許心血所圖案出來而有鮮美花紋的請客片；他因爲這是萬物始茂的春天第一次的請客，又因爲恭敬和體面的原故，但是實在是因爲自己的幸福之熱烈地

在要求試驗，所以他選用了一張蔚藍地粉紅花的客單，外加一個朱紅金圖樣的請客片，分送給被邀請的客人；他的客單上列着三十幾名煌煌的姓氏。

『將有一個理想的熱鬧的宴會快出現了。』他前三天就抱着這樣一個大的熱望等候着。

他在這三天裏得閑暇的時候，便把他肥大的身軀躺倒在辦公室中一張籐臥椅上，在他的想像中細細地去描畫未來的快樂。

『那個酒樓也還不算壞，也軒敞，也華麗，有寬大的庭園，園中有山水，也有花木，在那里吃過別人多次的酒；第二層樓上的第一號廳堂要算是最好最寬大；裏面的陳設很華麗，有外國式的桌椅，有高的穿衣鏡，在夜裏電燈的光下更是令人心曠神怡。

『這間廳房的外面就是寬的走廊，扶住欄杆可以俯看庭園內的小景緻；假如我搬一張臥椅來躺在這欄干邊，望見一個一個的熟識面孔從走廊灣角處現了出來，一步一

步地移近了我的面前不遠的地方，笑嘻嘻地向我拱手說：『對不起，到遲了，』我便怎樣呢？

『我便趕快站起身，也搶一步向前，還他們一個拱手禮，說『今天對不起，』這真是好笑，我請他們來快活，我有什麼對他們不起？然而我總是聽見傍人這樣地說，我也便這樣地說罷。』

『客都來了，中間有徐老大，他是個好叫局的大少爺，還有龐五也是個曉得尋快樂的闊子弟；這真好笑，年紀輕輕的人怎麼都愛玩這個把戲？於是乎有徐八老爺，還有王家的幾位令郎，聽說也是慣會鬧花酒的好手，哈哈！有了他們更有趣了！』

『哦！東門正街的賴先生，我也得補個請客片去，前次我曾多謝了他的酒，那教員施先生和校長仇先生是必來的；但是他們知道我請的這些客裏面有……那也不妨事；這些人中間只有吳董事幫助我的地方不少，這人的脾胃也還同我合得上，這次我要多敬』

他幾杯酒。

『於是在電燈光下許多的人就吃喝起來了；定了猜拳的酒令，大家呼喊起來了，「八馬」「五魁」喊「八馬」的只伸兩個指頭，他輸了；喝酒！喝酒！真爽快！於是熱辣的臉上都有了些意思了；有鬍子的嘴巴都油光光的了；於是——於是大家便亂喊着叫姑娘來，喊鬧得最利害的必定是龐五和徐大；我自己呢？——一大圍的客，一面喝着噴香的酒，嘴裏鼓着肥美的肉，醉昏了的眼球時時轉動着去偷瞧廳堂的門口。哈哈！來了！哈哈！寶貝來了……』

他的想像中的快活與幸福竟已實現了。那樓上大廳房裏，在溫暖的春夜八點鐘前三分二十秒的一忽間，開始捲開了那隔着的一層帷幕；你看！那溫熱糊塗的肉氣酒氣飛騰在雪亮的電燈光裏非常地快活着；許多粗的銳的高的低的聲音嘈雜着；許多被酒

灌赤了的臉在高高矮矮的肩頭上動搖着；許多大的小的眼睛都迷迷地笑着；許多歪的斜的口都張開着的時候，只見外面進來了一個青衣的中年男子，手裏提着一個舊黑色長形的布袋，很不講禮讓地就在門邊一隻櫈上坐了下去，接連一個全身黑衣的女人出現在門內三五步的地方亭亭地立住了。

『胡三老爺的局到了！』廳堂門口黑鴉鴉地擠着向裏面望的許多張着嘴的面孔中間，有一個鰲黑的臉擠了進來，這樣地高聲喊着。

此時正值那些在盃盤狼藉漿汁淋漓的四大圓桌邊圍坐着的人類，一半都亂動起來了；有的立刻圍攏伊的身旁嚷着：

『哈……胡三的寶貝請這裡坐，請這裡坐！』

一個精細瘦小的人物走來拉着這寶貝放在火爐邊按伊坐下。這個人物平日的生活是很像那特賴可憐的小飛蟲爲活命資料的屋角下的蜘蛛；他抓住一個弱小的生物

時，任他若何乞憐，也必待將他身內的生機吮完了，拿腳爪一撥，纔放了他去，但是那小東西已經是個死的了；他又像造幣廠中的軋小銅元的機械，每次聽見一個銅元鏘然落了下地，更自己安慰着『這又是一個成功了！』他的人生見解是如某種藝術家之爲藝術而樂藝術，所以他眼中看見坐在火爐旁那人所稱爲他的寶貝的伊，不過是在交際場中發展他的藝術的一種器具，這同母兄弟的胡三老爺在這一點上便與他的哥子胡胖相反了。

當我們的胡胖看見這廳內躡進了一個女人，他臉上的精神頓時光耀四射；因爲剛才自他看見桌上一盤一盤的肴，一盃一盃的旨酒，就是這樣無代價消滅了去，這種刺激是很容易令他惘然的；然而此時他突然忘記了這麼一回事，他覺得人人的心裏和他自己一樣受了電力的吸引了。

冷不防一聲柔而哀的絲音隨着肉的喉管裏顫動出來的尖銳的歌聲一發，我們的

胡胖便左手執壺，右手把盞，滿滿斟起來一大盃酒，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逼着他向本座上的客說道：

『對不起——莫要笑話——我是胡爲的——難逢的機會——請乾一盃罷！』

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喝了六七盃，便擎起酒壺到那些客人前闌酒去了。因爲這座上的人除去三個客已離了坐位在那處和着混鬧，只剩下一個四十多歲有翹角鬚紅面的教員，一個有鷹鼻子寬頭額和捲曲頭髮的校長，一個全身都是道德包着的胖律師，還有一個有了兩個媳婦三個孫子的肥頭肥腦的細眼睛的老太爺，却都也一聲不響地情願去做那歌聲的忠順的奴隸。

那歌聲故意地緩慢，又故意地急促；故意地飄揚，又故意地沉重；那聲音裏好像有很祕密很哀痛很不自由的許多歷史在內，想要告訴你這多情的人，然而却被那邊桌上的高談聲笑聲和胡胖與人猜拳行令的怪叫聲壓了下去；那歌聲越細越微，到了聽不見的

地步了而於是劃然終止的時候，滿廳中恰起了一陣闐然的聲音，在那聲音裏現出了一個寬額骨低鼻子的黃色粉臉，一個嬌小十三四歲的女孩，和一個長臉長袍的中年婦人。胡胖立時忙起來了，他彎着粗大的腰，縮着肥的頸膊，張開兩隻直角形的臂膀，很親暱地但又很卑順地逼迫那副黃色粉臉的主人翁教伊扭起那肥大的臀部到坑上去坐的時候，那粉臉底下的厚嘴唇皮向左邊一歪，撐開了一角而露出半個森黃的金牙齒，齒縫間立時嗤地一下噴出一線含有唾沫的氣落在胡胖那副被酒染紅的灰色肥臉上，於是只見一隻大手向肥臉上一抹，口裏吃吃地道：

『謝賞！謝賞！』

而一羣人便野獸般怪叫起『好』來了；只有那教員，那校長，和那律師，總是迷迷地觀着面前的酒盃，羹匙，和食箸，他們似乎正在想着這個地方真不好，但是轉到良心上去尋覓，又尋不出那不好的東西在什麼所在。